

# 汉代乐府民歌赏析



07.22  
5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

**汉代乐府民歌赏析**

曾德珪 选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七一路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4.5印张 102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统一书号：10510·13 定价：0.83元

ISBN 7-5435-0121-X

I·13

#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序

## 秦 红

两年多前，广西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析丛书》，委托梁超然、陈光坚副教授和我选定题材，并负责部分审订工作。这是一套有计划选题，有统一编写体例的丛书，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和自学青年、自学干部，从今年起陆续出版，预定三、四年内出完。

我们知道，我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就有文字记载的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周代的民歌选集——《诗经》。稍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有了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我们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文学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断地发展的。到了汉魏六朝，不但民歌更普遍地发展起来了，而且作为文学家的诗人，也愈来愈多了。散文方面，从先秦的神话、寓言故事、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发展为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作家林立的局面。我们只要从六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一书，就可以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概貌。文学批评家刘勰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就是指的文学式样有了很大

的发展。他说的“杂文”，实际上是汉代以来好几十种新发展起来的文体的总称。

到了唐代，不但诗歌方面出现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新高峰，散文方面也有许多有名的作家，而且，不少作家是韵文和散文兼长的。这时候，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了。

我们平时说唐诗、宋词、元曲，这是唐以后韵文方面新的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非说唐代只有诗，宋代只有词，元代只有曲。散文方面，到了宋代，开始产生白话小说。宋、元、明几代，白话小说（称之为话本）一直在发展，并从而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长篇小说，而以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达到了小说艺术的高峰。

戏剧这一文学形式，是从宋元时代才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元代戏剧有许多优秀的作品。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戏剧的出现虽然比西方晚，但它的发展之迅速和普及之广泛，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的。从元代到明、清两代，戏剧发展为千百种的地方戏，广大人民包括人数众多、文化水平低的农民，都是戏剧的观众，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西欧，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使戏剧普及到农民。在我国各种地方戏兴起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不少由群众中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优秀剧本。这个现象，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由此可以看见，我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是循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两个方面交互进行的。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诗歌、话本小说、戏剧，都是先从民间产生，但又都为各个时代的文学家吸取作为营养和蓝本，使之发展为更加完美的作品。

## 前　　言

汉代乐府民歌是汉武帝时代开始设立的乐府机构采集的各地民间歌谣。当时统治阶级采集民歌，既是为了点缀升平、娱乐宫廷，也有所谓“观民风，知厚薄”，即政治借鉴的目的；虽然其主观意图是为了统治阶级自己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使当时的一些民歌被记录保存了下来。后来，人们便把乐府机构采集、整理、或加工润饰过的诗歌统称为乐府。它不仅包括赵、代、秦、楚等各地的民间歌谣，还包括一部分文人作品。现存的汉代乐府民歌只是乐府诗的一部分，并且也不是当时民歌的全部；虽然多数是由汉代的乐府机关写定的，但也有少数作品起初只在民间口耳相传，到了后代引起文士们的注意才被记录下来的。同时，除入乐的民歌外，还有不少未经乐府机构采集并又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

汉代乐府民歌，是街陌里巷之间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产物，就象《诗经》中的民歌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歌唱一样，它来源于丰富多采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所以，它是人民自己的声音。

汉代乐府民歌和民谣，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两汉人民痛苦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有《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控诉贪官暴吏强取

豪夺，鱼肉人民的，有《平陵东》、《思悲翁》。至于《雉子班》、《乌生》、《枯鱼过河泣》、《蛱蝶行》等则是借动物倾诉了受迫害者的不幸遭遇。《淮南王歌》嘲笑了皇帝。《颍川歌》诅咒了豪强。《燕燕谣》讽刺了皇后。《折杨柳行》揭露了政治的黑暗。《五侯歌》、《鸡鸣》、《相逢行》等暴露了权豪势要之家的骄奢淫逸。《陌上桑》描画了官吏调戏民间妇女的丑恶嘴脸。《孤儿行》既是封建家庭骨肉相残的悲剧，又是汉代奴隶生活的缩影。《东门行》反映了广大被压迫人民，食不裹腹，衣不敝体，被迫铤而走险的苦难生活。《古歌》、《悲歌》是服役于外者怨愤的呼声。《艳歌行》是游子作客他乡的哀愁。《饮马长城窟行》、《伤歌行》是闺中思妇痛苦难耐的情怀。这些是人民痛苦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此外，汉代乐府民歌也有一些以恋爱婚姻为题材。《上邪》是对爱情最直率、最热烈的表白。《有所思》描写了女子在爱情发生波折时的矛盾痛苦心情。《艳歌何尝行》写出了夫妇生离死别的痛苦。《怨行歌》、《上山采蘼芜》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白头吟》表现了妇女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坚强意志。《焦仲卿妻》则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歌颂了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由此可见汉代乐府民歌和民谣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和广泛的，我们从中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和本质。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汉代乐府民歌不但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正当两汉诗坛寂寂无闻，而铺排堆砌、辞藻浮艳的汉赋统治文坛的时候，汉代乐府

民歌就更其值得珍贵。

汉代乐府民歌基于反映现实的需要，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而它在文学史上最主要的贡献是使叙事诗有了充分的发展。《诗经》中的“国风”多是抒情诗，“雅”、“颂”中虽也有过一些被誉为“史诗性”的叙事诗，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它们记述了周的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过程，但每一首诗除个别的片段比较生动外，其余都显得简朴板拙；它们没有汉代乐府民歌那样曲折动人的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进行集中的描写，更没有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的描绘。汉代乐府民歌在叙事诗的创造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既善于描写整个事件的复杂过程（如《焦仲卿妻》），又善于通过片断的生活情节的描述来反映某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如《十五从军征》）。叙事多是回环曲折，波澜起伏；而且往往能够“即事抒情”，插入有浓烈抒情意味的诗句，增加诗的感染力，因此，虽然是叙事诗，也往往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有时使人不容易分清：何者是叙事，何者是抒情。同时，民歌的作者又善于运用铺陈的描写手法，有时在叙事中穿插大段的铺陈，大有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和事件性质的作用。

当然，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汉代乐府民歌在叙事中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因此，广泛地运用对话，这是乐府民歌叙事诗最突出的特点。《陌上桑》通过罗敷和使君的对话，展开了美与丑、善与恶的斗争，而人物形象一智一愚，性格鲜明。《东门行》通过妻子与丈夫的对话，一个是温顺善良，一个是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两人

不同的性格表现得十分真切动人。可证汉代乐府民歌不但长于“即事抒情”，也善于“即语绘状”。乐府民歌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还常有一些动人的细节描写。《妇病行》写病妇临死“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这一细节，充分表现了病妇的爱子之心；《艳歌行》用“斜倚西北眄”写那个归来丈夫的疑忌心理，也是活灵活现。《孤儿行》中处处是细节的描写，但从这种琐碎的生活小事中正可以看出孤儿的极度不幸。通过矛盾纠葛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在《焦仲卿妻》中表现得最清楚。这首诗写了近十来个人物，由于矛盾冲突十分尖锐，不但诗中主人公兰芝夫妇的形象写得丰富饱满，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而且一些次要人物，如焦母、刘兄，虽然着墨不多，也都刻画得口吻毕肖，个性鲜明。当然，《焦仲卿妻》是乐府民歌各种叙事方法的综合运用，其成就非止一端。它是汉代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的高峰。

此外，在乐府民歌中，有的通篇以鱼鸟拟人（如《枯鱼过河泣》、《鸟生》），以昆虫拟人（如《蛱蝶行》），以团扇拟人（如《怨歌行》），以树木拟人（如《艳歌行》第二首）。那些奇特的想象使本来是现实主义的乐府民歌平添了几分浪漫主义的奇丽色彩，这在《诗经》中很为罕见。汉代乐府民歌形式自由多样，有五言、四言、杂言。大致说来，属于西汉的铙歌多是杂言。到了东汉以后，整齐的五言诗日渐增多，有向五言诗发展的趋势。杂言体和五言体的表达能力都比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形式要强得多，这也表现了汉代乐府民歌艺术形式的进步性。

汉代谣谚也是民歌的一部分，不但内容丰富，战斗性极强，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一是形式简单，短小精悍；二是语言犀利，形象鲜明，往往采取一针见血的表现手法，具有匕首投枪的作用。

汉代乐府民歌和民谣，不但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宝库，而且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建安时代的诗人们直接从汉乐府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写作了不少反映时代乱离，悲悯民生长苦的诗歌。到了唐代，杜甫首先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写出了如《三吏》、《三别》等许多“即事名篇”。元稹、白居易等则大作其“新乐府”。这种“因事立题”的新题乐府诗，不但诗的精神，而且连叙事写实的表现形式，都是直接从汉乐府发展而来的。所以，余冠英先生说：

“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前言》）

本书是以乐府诗的分类进行编排的。对乐府诗的分类，历代学者意见有分歧。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是搜罗乐府最完备的一部书。他将全部乐府分为十二类。其中的《近代曲辞》是隋唐以后所谱，《新乐府辞》是唐以后诗人所作的新题乐府，与汉乐府无涉。《舞曲歌辞》和《琴曲歌辞》古代都是有曲无辞，辞是六朝以后的人补作的。《燕射歌辞》久已失传，无从考见。《郊庙歌辞》是贵族特制的祭祀乐歌。所以，汉代乐府民歌和民谣实际上只保存在《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等六类中，而尤以《相和歌辞》为

最多。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郭茂倩（包括郑樵在内）混淆了《清商曲辞》和《相和歌辞》的界线，把原来属于《清商曲辞》的平调、清调、瑟调等曲都列入《相和歌辞》中，而《清商曲辞》所列全都是南朝新歌，好象是说，汉魏实际只有《相和歌辞》没有《清商曲辞》似的。这个问题直到梁启超才依据沈约《宋书·乐志》——除《汉书礼乐志》外，它是今存的叙录汉魏乐府最早的一部书——将它纠正过来。所以，除这两类歌辞的归类略有变动外，其余都按照郭茂倩的分类法。少数《乐府诗集》未收的歌辞，则仿余冠英先生的办法，一律归入《杂曲歌辞》中。

本书在诗歌的诠释方面，参考了余冠英《乐府诗选》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选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为方便工农兵群众和中学生的阅读，诗中衍文或泛声字，多已删去。遇有异文，除少数在注释中说明外，多数也是择一而从，不一一注出了。

本书选录的仅以汉代乐府民歌民谣为限。民歌都是无名氏的作品，所以，凡有主名者，如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虽具有民歌性质，也不敢选入。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另有专集介绍，本书就不再选。

敬希广大读者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教。

本书在注析过程蒙秦似同志、陈光坚同志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曾德珪

1982年9月桂林

# 目 录

## 前言

### 鼓吹曲辞

朱鹭	( 1 )
思悲翁	( 2 )
战城南	( 4 )
巫山高	( 7 )
有所思	( 9 )
雉子班	( 11 )
上邪	( 13 )

### 横吹曲辞

十五从军征	( 14 )
-------	--------

### 相和歌辞

箜篌引	( 17 )
江南	( 18 )
东光	( 19 )
薤露	( 21 )
鸡鸣	( 22 )
乌生	( 25 )
平陵东	( 27 )

陌上桑	( 29 )
梁甫吟	( 34 )
怨歌行	( 37 )
折杨柳行	( 39 )
东门行	( 43 )
白头吟	( 45 )

### 清商曲辞

长歌行	( 48 )
猛虎行	( 49 )
相逢行	( 51 )
陇西行	( 53 )
饮马长城窟行	( 56 )
上留田行	( 60 )
妇病行	( 61 )
孤儿行	( 64 )
艳歌何尝行	( 68 )
艳歌行	( 71 )
古艳歌	( 73 )

### 杂曲歌辞

蝶躞行	( 75 )
伤歌行	( 76 )
悲歌	( 78 )
枯鱼过河泣	( 80 )
冉冉孤生竹	( 81 )

咄唶歌	( 83 )
焦仲卿妻	( 84 )
上山采蘼芜	(101)
迢迢牵牛星	(104)
古歌	(106)
高田种小麦	(108)

### 杂歌谣辞

郑白渠歌	(109)
淮南王歌	(111)
匈奴歌	(112)
颍川歌	(113)
牢石歌	(114)
五侯歌	(116)
燕燕谣	(117)
汉成帝时童谣	(119)
城中谣	(120)
京都谣	(122)
小麦谣	(123)
桓灵时童谣	(124)
范史云歌	(125)
刺巴郡守	(126)

## 朱 鹭<sub>①</sub>

朱鹭，渔以鸟②。路訾邪③。鹭何食？食茄下④。不之食⑤，不之吐，将以问谏者。

### 【注释】

①朱鹭：乐府曲名，汉铙歌十八曲之一。始见于《宋书·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列入鼓吹曲辞。其乐器用短箫之类。歌辞多是“街陌谣讴”。其中一部分作品大约产生在武帝、宣帝时代，是今传汉代乐府民歌中时间较早的作品，可惜有“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的现象，致使有的作品不能解读。朱鹭，朱色的鹭鸶鸟，是鼓上的装饰。《隋书·乐志》有“建鼓……又栖翔鹭于其上”的话，可见，鼓上装饰作朱鹭飞翔的形状，直到隋代还保存着。②渔以鸟：以与已通。鸟，通歔（wū鸟），呕吐的意思。这句说，鼓上画的朱鹭把鱼已吐出来了。③路訾邪：路訾，即鹭鸶，这里即指朱鹭。邪，通呀。④食茄下：茄与荷，古通用；茄下，即荷下，暗指荷下的鱼。⑤不之食三句：大意说，朱鹭不把鱼食下，又不把它吐出来，是将把它赠给击鼓进谏的人吧？问，问遗，即赠送。谏者，指进谏的人。古代有立鼓于朝，人臣有事进谏就击鼓的规定。

### 【赏析】

这是一首咏鼓饰的诗。民歌的作者不作静止的、呆板的叙述，而采取形象描写的方法，把鼓饰上朱鹭含鱼飞翔的形状作了生动的描写，

并发挥丰富的想象，细腻地刻画了朱鹭的心理：朱鹭把鱼吐出来，那它吃什么呀？也许它在想吃荷下的鱼吧。朱鹭是爱吃鱼的呀，但它既不把鱼吃下去，又不完全吐出来，是将把它赠给那些击鼓进谏者吧？这就含蓄而热情地表达了人民对那些关心国事、忠直敢言的进谏者的崇敬。对于咏物诗，古入说，要“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说，要仔细地观察、准确地把握客观物象，这样才能做到逼真。但同时又不能过分地受客观物象所束缚，即“不物于物”，必须发挥作者的想象，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倾注作者的感情。这样才能使作品中描绘的客观物象，有血有肉，飞动起来，咏物进入“似花还似非花”的艺术境界。本诗在静物描摹上略具有上述特点。

## 思悲翁①

思悲翁，唐思②。夺我美人侵以遇③。悲翁也，  
但我思④。逢首狗⑤，逐狡兔⑥，食交君⑦。梟子  
五，梟母六⑧，拉沓高飞暮安宿⑨！

### 【注释】

①思悲翁：乐府曲名，汉铙歌十八曲之一。《乐府诗集》列入鼓吹曲辞。翁，或作公，公翁都是古时男子的尊称。全诗似作妇女口气，悲翁，即指她被劫走的可怜的丈夫。②唐思：徒思，白白地思念。③夺我美人句：美人，指女子的丈夫，即上文的悲翁。以，我。遇，读作寓，指居处。侵以遇，侵我室家（用闻一多说）。这句说，强人夺走了我的丈夫，侵扰了我的家庭。④悲翁也二句：也，

句中语助词，表示停顿。但，只。两句说，可怜的丈夫呵，临走时还只是牵念我。⑤逢首狗：首，一作蕞(zuì最)，聚；逢首，多毛的样子。蓬首狗，猛狗，比喻上文“夺我美人侵以遇”的强人。⑥狡兔：狡捷的兔子。诗中女主人公自喻。⑦交君：当作狡麌，君同麌，獐子。也是女主人公自喻。⑧枭子五二句：枭，古代博戏的一种，胜采名，幺为枭，最胜。这里用博戏的术语比喻侥幸逃脱的母子运气好。⑨拉沓高飞：拉沓，同猢踏(là tà拉沓)，飞翔的样子。这句说，母子虽然拍拉着翅膀高飞逃出强人的魔掌，但晚上到哪儿去投宿呢？意思是，家已毁于强人，无处可以安身。

### 【赏析】

这首民歌相当别致地描写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丈夫被强人劫走，弄得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民歌的作者对于这一严重事件的叙述只有一句话：“夺我美人侵以遇”，而将那帮凶恶的爪牙比喻为“逢首狗”，把他们那种作为走卒的凶残行为比喻为“逐狡兔，食交君”，这就不但形象，而且明显地表现出诗中女主人公对他们的憎恨。这首诗另一艺术特色，即在叙事中穿插入委婉曲折的抒情。诗一开头即用沉痛的语句呼喊出：“思悲翁”的话来，表示她对那不幸丈夫的深切思念，然而立即又说：“唐思”——想也徒然，说明她对丈夫的遭遇惨祸，已意识到无可挽回。民歌的作者在叙述悲剧发生的经过后，突然插上一句：“悲翁也，但我思”，设想不幸的丈夫在被劫走时，还一心只牵挂着自己，这就更加深了诗中的悲剧气氛，同时也加倍映衬出自己的思念之情。诗的最后，写其幸免于难的经过，这也是整个悲剧事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简单的叙述，而采取强烈的抒情方式，那语句是既诙谐而又沉痛，恰好表现了诗中女主人公既庆幸自己脱险，又悲叹家散人离、无家可归的复杂感情。因有以上种种抒写，所以诗中描写的这个被劫夺人家的悲剧，就显得奇特而又真实，与类似题材的《平陵东》比较起来，显然别具一格。

## 战城南①

战城南，死郭北②，野死不葬乌可食③。为我谓乌④：“且为客豪⑤。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⑥？”水深激激⑦，蒲苇冥冥⑧，枭骑战斗死⑨，驽马徘徊鸣⑩。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⑪？禾黍不获君何食⑫？愿为忠臣安可得⑬？思子良臣⑭，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⑮。

### 【注释】

①战城南：乐府歌曲名，汉铙歌十八曲之一。《乐府诗集》列入鼓吹曲辞。汉铙歌原为入乐歌辞。当时，大约为了演唱的方便，乐工们常把一些表声的字，附注在原歌辞的旁边或下面。久而久之，这类表声的字就和歌辞的正文混杂起来，故今传铙歌有半数以上的作品，或仅有几句可解，或全首都不可解；即使可以成诵的作品，也往往有词句难解的现象。本篇即是一例。②战城南二句：古时内城叫城，外城叫郭。但在这里，“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都有激烈的战斗，都有战死的人马。③野死不葬句：野死，野尸。鸟，乌鸦。相传乌鸦嗜食腐肉。④为我谓乌：为我对乌鸦说。我，诗人自称。⑤且为客豪：客，指战死者，战死而不葬的多是异乡人，故称为“客”。豪，“嚎”的借字，也就是号哭。这句是诗人要求乌鸦先为死者号叫悼念一番，然后才啄食死者的肉。⑥去子逃：逃离开你的口。去，离；子，你，指乌鸦。⑦激激：